

雅理译丛

星球大战

T H E W O R L D A C C O R D I N G T O

的 世 界

[美] 凯斯·R. 桑斯坦 著

张力 译



S T A R W A R S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雅理
译丛

田雷
主编

[美] 凯斯·R. 桑斯坦著 张力译

星球大战的世界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TAR WARS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 北京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tar Wars
by Cass R. Sunstein
Copyright © 2016 by Cass R. Sunstei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6-94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星球大战的世界/(美)凯斯·R.桑斯坦著；张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620-7738-1

I. ①星… II. ①凯… ②张… III. ①电影影片—介绍—美国—现代
IV. ①J905.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9363号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 寄 地 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序 言

人类这个种族可以一分为三：一是热爱（love）《星球大战》的；二是喜欢（like）《星球大战》的；三是那些既不热爱也不喜欢它的。我曾将本书的部分内容读给我妻子听，并着重介绍了那些在我看来尤为有趣的部分，有天夜里，混杂着遗憾和恼怒的情绪，她终于回应道，“凯斯，我并不喜欢《星球大战》！”（我想我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有时就是会忘了。） xi

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我仅仅只不过属于喜欢《星球大战》的人。如今，我已经迈进了“热爱”的门槛。不过，我是为上述三类人写作本书的。

如果你热爱《星球大战》，坚信是汉先开的枪，^[1] 并且

[1] 汉是指汉·索罗（Han Solo），在《星球大战》（Star Wars）电影系列中，汉·索罗（由好莱坞著名男影星哈里森·福特扮演）是一个主要人物，出场时虽然是一个走私犯，但最后成为反抗军的英雄，并与奥兰德的公主莱娅相爱，其子为受到原力黑暗面诱惑并崇拜黑武士达斯·维德（Darth Vader）的凯洛·伦（Kylo Ren）。汉·索罗出身底层，没有原力护佑，有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观念，并一度怀疑原力的存在，但凭借自身的正义观和努力，最终成为反抗联盟以及后来新共和国的将军，可以说是“美国精神”的一个象征。所谓“汉先开枪”（Han shot first）是电影中的一个梗，在1977年上映的第一部正传中，汉在酒馆里遇到外星人格里多（Greedo），后者要抓汉去领赏，结果被汉从桌底下开枪先干掉了。导演卢卡斯（Lucas）后来觉得作为英雄的汉搞偷袭有点不妥，在1997年的特别版中改成格里多先开枪，一击不中被汉反击干掉。影迷们觉得卢卡斯这么改没必要，瑕不掩瑜，于是发起“汉先开枪”的各类请愿活动，后来的DVD版又改回1977年版本。——译者注

对秒差距 (parsecs)^[1] 比格斯^[2] 波巴·费特^[3] 以及哈克斯将军^[4] 的背景知识了如指掌，你可能仍然想进一步知道《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创作源头，想知道它所缔造的那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成功，以及它对父亲这一角色、自由和救赎的真切阐释。如果你只是喜欢这个电影系列，你可能会对其有关命运、英雄之旅和在危急关头如何做出正确选择的独特主张感兴趣。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星球大战》，无法说出阿克巴^[5] 与芬恩^[6] 或温杜^[7] 之间的不同，你也许依然会对它是如何变为一种文化现象抱有好奇之心，想知道它为何能够引起这样的共鸣，它的感召力为何能如此持久，以及它是如何阐释童

xii

〔1〕 天文学长度单位，1秒差距约等于3.26光年。——译者注

〔2〕 即比格斯·夜明者 (Biggs Darklighter)，正传系列当中主人公卢克·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的好友，义军成员，死于攻击死星的战斗中。——译者注

〔3〕 波巴·费特 (Boba Fett) 是银河帝国时期最有名的赏金猎人，因其父死于温杜大师 (Master Windu) 之手，对绝地武士充满仇恨，在追击汉·索罗过程中，被沙漠怪兽沙拉克吃了。——译者注

〔4〕 哈克斯将军 (General Hux) 是《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一般也称之为后传第一部) 当中的反派角色，是“第一秩序” (First Order) 组织的首领。——译者注

〔5〕 阿克巴指贾尔·阿克巴 (Gial Ackbar) 上将，异族人，长相形似鱼类，义军同盟的舰队指挥官，后为新共和国的舰队元帅，共和国瓦解后又加入抵抗组织。——译者注

〔6〕 芬恩 (Finn) 原为“第一秩序”士兵，后加入抵抗组织，生世存疑。——译者注

〔7〕 即梅斯·温杜 (Mace Windu)，正面人物，绝地大师，出现于前传系列当中，在抓捕大反派西斯尊主达斯·西迪厄斯 (Darth Sidious) 过程中，被转向黑暗面的阿纳金·天行者 (Anakin Skywalker) 砍断手臂，随后被西迪厄斯杀死。——译者注

年、善恶之间的复杂关系、抗争活动、政治变化与宪法的。

在其非同寻常的如高烧呓语般的诗作《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 中，威廉·布莱克^[1]用笔端描绘了他所见的“沙粒中的世界”。《星球大战》便是这么一颗沙粒，它蕴含着一整个世界。

[1] 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1757 – 1827) 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著有《纯真之歌》、《经验之歌》，诗作《天真的预言》中前四句，“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李叔同译）曾一度广为国人知晓。——译者注

目 录

I | 序 言

- 1 | 导 论 我们从《星球大战》中能学到什么
- 12 | 第一章 我是你父亲
乔治·卢卡斯的英雄之旅 / 12
- 41 | 第二章 一部没人喜欢的电影
一部众人预计的失败之作成为了我们时代的
里程碑 / 41
- 51 | 第三章 成功的奥秘
《星球大战·新希望》是自身就值得赞叹?
还是恰逢其时?抑或只是有着好运气? / 51
- 87 | 第四章 观察《星球大战》的十三种方式
基督教、恋母、政治学、经济学和达斯·
加·加 (Darth Jar Jar) / 87
- 122 | 第五章 父与子
你可以获得救赎,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
真的爱你 / 122
- 137 | 第六章 选择的自由
无关命运,也无关预言 / 137

148 | 第七章 反叛

为什么帝国会衰落？为什么义军
(恐怖分子)会兴起？ / 148

186 | 第八章 作为连载剧集的宪法

作为连载剧集的言论自由、性别平等和同性
婚姻 / 186

204 | 第九章 原力和元神话

魔术、神祇和人类最喜欢的传说故事 / 204

224 | 第十章 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为何会打动我们 / 224

229 | 致谢

233 | 注释

257 | 索引

282 | 外一则：

《侠盗一号》是一部典型的《星球大战》电影
——弗洛伊德理论、信念以及计划赶不上变化

285 | 译后记

293 | 《雅理译丛》编后记

导 论

我们从《星球大战》中能学到什么

所有的神祇、天堂与地狱，都蕴藏在人心之中。

——约瑟夫·坎贝尔^[1]

截至 2016 年年初，《星球大战》系列已经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赚到了大约 302 亿美元。在这 302 亿美元当中，有 62.5 亿来自电影票房的收入，近 20 亿来自图书销售，还有大约 120 亿来自玩具产品。这个数额超过了这个世界上大约 90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国家包括冰岛、牙买加、亚美尼亚、老挝和圭亚那等。假设说《星球大战》是一个国家，其收益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话，那么，它在这个星球上的 193 个国家当中将恰好位居中游。照这么看，它是否应当在联合国中拥有自己的席位呢？

不仅如此，《星球大战》系列的收益还在快速增长着。

[1]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1904 – 1987）是美国著名神话学家，致力于研究各国神话和传说体系中神灵的原型，著有《千面之神》、《追寻直觉之路》等，《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导演乔治·卢卡斯曾从其作品中找寻灵感，国内已翻译其多本著作。——译者注

随着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2]的巨大成功，其收益正在暴涨。

数字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事情。“量化一切，这是你无法做到的。”^[3]（尤达大师难道没有这么说吗？）就政治和文化领域而言，《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影响已四处可见。在 1980 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便被普遍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

² 在 2015 年《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上映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各位，今天就到此结束吧，我还要去看《星球大战》呢。”就在同一周，希拉里·克林顿也以如下一句话结束了民主党全国大会的辩论，“愿原力与你同在（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4]

还是在那一周，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泰德·克鲁兹（Ted Cruz）发了一条推特（tweeted）说道：“原力……它在召唤你。请响应它的召唤，并收看今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辩论直播。”电影西部片和 1960 年代的连环漫画册致力于

[2]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The Force Awakens*）是该系列的第七部电影，一般也被称作后传第一部，它于 2015 年底上映。——译者注

[3] 尤达（Yoda）是绝地武士中的大师，活了 900 多年，训练了卢克·天行者等人，在使用英语时常用倒装句，形成了一套尤达语法规则。桑斯坦在此处原文是：Quantify everything you cannot，就是有意模仿尤达说话，把动词给提前了，有强调的效果，但不是正确的英语语法，正确的表达应该是：You cannot quantify everything，即你无法量化一切。——译者注

[4] 原力（the Force）是《星球大战》系列中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原力是一种神秘的生命力量的来源，原力敏感者如绝地武士可以感知到原力，并能够通过训练运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译者注

寻求自由，并且鼓励大胆追求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桥段资源的汲取借鉴，《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获得了两党的支持，它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

不仅如此，《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感召力是普适的；人们对该系列电影的痴迷之情很难说仅限于美国。2015年末，我到中国台湾做了一系列讲座，并拜见了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参访其“宪法法院”。我们讨论了人权、规制、世界经济以及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复杂关系。除此之外，那里的每个人都还想要聊聊《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英国，《星球大战》的传奇故事脍炙人口。它在以色列、埃及、日本也深受人们的喜爱，甚至还成功地打入了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2015年之前，《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并未获得在中国大陆公映的许可，不过，《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如今也已经在那儿“觉醒”了。^[5]

纵观人类历史，《星球大战》现象可谓是前无古人。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整个系列电影拥有一群狂热的追随者，这个群体的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至于用“群体”这个小的概念都不那么合适。这个群体近乎涵盖全人类。最近，我用谷歌搜索引擎检索“星球大战”，产生了7.28亿个结果。相比之下，使用“披头士”检索产生了1.07亿个结果，用“莎士比亚”检索有1.19亿个结果，用“亚伯拉罕·林肯”

[5] 作者在此处说的“觉醒”是指电影公映，不过桑斯坦对事实的表述有误，《星球大战·幽灵的威胁》（即前传第一部）早在1999年便在中国大陆上映。——译者注

检索有 6.9 千万个结果，用“史蒂芬·乔布斯”检索有 3.23 亿个结果，用“泰勒·斯威夫特”^[6] 检索有 2.32 亿个结果。若要证明《星球大战》确实是无处不在的，可以看看使用推特搜索后跃入眼帘的第一条结果：“用《星球大战》中的死星（Death Star）花生酱杯消灭你的饥饿感。”

3 好吧，或许你并不热爱《星球大战》，甚至也不喜欢它。无论你是否把自己视为一名《星球大战》迷，你都很可能了解不少有关它的事情。你知道原力，对吧？你听说过达斯·维德吧？^[7] 你是否承认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会静坐冥思，在心底深处对自己说道，“帮帮我，欧比旺·克诺比，^[8]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星球大战》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你或许居住在柏林、纽约、伦敦、旧金山、西雅图或巴黎，但你很可能能够认出达斯·维德，你也或许对“千年隼号”了如指掌。对吧？在

[6] 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1989 年出生，美国流行音乐、乡村音乐创作型女歌手，是获得美国格莱美音乐奖年度专辑最年轻的女歌手。——译者注

[7] 达斯·维德 (Darth Vader)，通常也被称作黑武士，原名阿纳金·天行者，是卢克·天行者的父亲，原为才华卓越的绝地武士，后受到黑暗面诱惑，由正转邪，脸上戴着黑面具，声音扭曲可怖，是《星球大战》正传中的最大反派。——译者注

[8] 欧比旺·克诺比 (Obi-Wan Kenobi) 是《星球大战》系列中最令人敬重的角色，师从绝地武士奎刚·金，也是阿纳金·天行者和卢克·天行者的师父，在阿纳金转向黑暗面，投身西斯尊主后，保护了卢克和莱娅公主，后死于达斯·维德之手。在这里，桑斯坦所说的“帮帮我，欧比旺·克诺比，你是我唯一的希望”语出《星球大战·新希望》莱娅公主给机器人 R2-D2 录制的全息影像，该段影像被卢克看到，引发了整个故事情节。——译者注

2015年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好；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巴拉克·奥巴马两人之间存在着不少紧张关系。但是，当《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上映时，俄罗斯的一位高级官员带着活泼、孩子气一般的微笑，以及某种对普遍人性的认可之意告诉我，《星球大战》系列在俄罗斯也广受喜爱，几乎每个人都看过它。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还是代际之间的纽带。我有一个3岁的女儿，她叫瑞恩，非常喜欢达斯·维德。我6岁的儿子迪克兰则热衷于挥舞着他的光剑。我还有一个已经长大的女儿艾琳(Ellyn)，我记得在她7岁左右的时候，我跟她一起看过《星球大战》的正传三部曲和前传三部曲。她在最近看完《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后，便发短信给我：“在片头字幕一出现时，我就忍不住哭了……这是第一次我们没有一起去看《星球大战》！”

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但我的母亲是一名科幻爱好者，她很喜欢最早拍摄的那部《星球大战》电影，该电影于1977年上映（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星球大战·新希望》）。我父亲是二战期间的一名海军军官，1940年代的时候，他驻扎在太平洋，对如何使用枪械知之甚多（就好像参加过克隆

人战争似的)。^[9]《星球大战》对他来说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他热爱网球、汽车和钓鱼——对光剑和机器人则没有那么热衷。但是，他对任何事物都抱有兴趣，也看到了电影的魅力。一直以来，我父亲跟伍基族人(a Wookie)^[10]一样健康，
4 但他在刚满60岁不久就患了脑癌，很早便过世了。他是在《星球大战·新希望》上映四年之后过世的，因而未能见到艾琳、迪克兰或瑞恩。

不同文化有着极为不同的仪式和传统。比如，传统当中的圣诞老人、复活节兔子和牙仙(Tooth Fairy)。但没有什么可以跟坐在年幼的孩子身旁，陪他第一次观看《星球大战》相比。当电影院的灯光熄灭，那些为人喜爱的金色字幕铺满银幕，约翰·威廉姆斯^[11]所创作的著名电影配乐响起，惊叹与奇妙之事便环绕其间。无数的人物影像飘进影厅，人们很高兴能见到他们。《星球大战》带回了过去的记忆，使逝去的人又重新回来了。

[9] 克隆人战争(the Clone Wars)是《星球大战》故事中爆发于共和国末期的一场历时3年的战争，西斯尊主达斯·西迪厄斯(明面上是共和国的议长帕尔帕廷)和杜库伯爵密谋促使多个星系组成独立邦联，脱离银河共和国，共和国被迫投入克隆人军队，绝地武士以将军身份加入军队平叛。战争强化了议长帕尔帕廷的权力，并削弱了绝地武士的力量，导致战后银河共和国瓦解，被改组成银河帝国，帕尔帕廷成为皇帝。由此可以看到，所谓克隆人战争实际上是帕尔帕廷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与罗马共和国消亡，凯撒崛起并建立罗马帝国的历史相类似，但要更为曲折。——译者注

[10] 伍基族人，多毛，长相像熊或野人，汉·索罗的副手楚巴卡就是一名伍基族人。——译者注

[11] 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 1932-)，美国作曲家、电影配乐家，其作品还包括《大白鲨》、《辛德勒的名单》等电影配乐。——译者注

《星球大战》是我们的当代神话

当《星球大战·新希望》上映时，多数内部人士都认为它是票房毒药。电影制片公司对它也没什么信心。几乎没什么人喜欢它。演员们也认为它的故事很荒唐。作为该电影的创作者，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担心它会惨淡收场。过去的这些事实引发了一些疑问：为什么《星球大战》最终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它真的很棒吗？它的感召力为什么如此持久？它为什么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神话？从文化、心理学、自由、历史、经济、抗争活动、人类行为以及法律角度来说，它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就人类的内心世界来说，它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

我将尽力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就像一首诗歌或一部小说，《星球大战》的传奇故事给各式各样的诠释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它是在批评帝国政体，并热诚讴歌与呼唤民主吗？还是恰巧相反？它真的支持光明面吗？或者是在悄悄表达对黑暗面的喜爱？原力是神祇吗？或者它只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就基督教教义而言，该系列电影又表达了什么思想？在性别与种族、资本主义、忠诚的含义问题上，它又说了什么？对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它做出了怎样的阐释？

英雄之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星球大战》系列电

影为此提供了一个现代叙事的版本。对此，卢卡斯是有自觉意识的，他从约瑟夫·坎贝尔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直接汲取灵感，该书详细阐述了人类生活世界的主要事件，这些事件把无数的神话串联了起来。（卢卡斯曾把坎贝尔称之为“我的尤达”。）在该书的核心叙事中，耶稣·基督、佛陀、克利须那神（Krishna）以及穆罕默德的事迹都是英雄的旅途故事，蜘蛛侠、超人、蝙蝠侠、杰西卡·琼斯（Jessica Jones）和卢克·天行者的探险事迹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阿纳金、蕾伊，或许还得算上芬恩和凯洛）。^[12]

英雄的旅途故事能引起深远的心理共鸣。它直指人类内心深处最隐蔽的地方。无论你是谁，你的故事其实也是成长为一名英雄的过程。（你将会发现这一点。）

此外，《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敏锐地提醒人们原力两方面的巨大力量。它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做出选择，这远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那你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你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全面。每一个人都需要体验一下黑暗面，试一试，别徘徊。）尽管略显套路化，但该系列电影对共和国、帝制与抗

[12] 杰西卡·琼斯是漫威漫画公司创造的英雄人物，有关该人物的影视作品在《纸牌屋》的东家Netflix公司上映。蕾伊（Rey）是《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主人公，姓氏不详，身世不详，拥有原力；芬恩（Finn）同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主要角色；凯洛（Kylo）是《星球大战·原力觉醒》里的大反派，绝地武士，是汉·索罗和莱娅公主之子，投向黑暗面，杀死了其父汉·索罗。——译者注

争运动还是有许多重要的叙述。它明白共和政体可能非常脆弱，帝制也不例外。它还知道抗争运动的成功常常取决于不起眼的决定以及那些似乎毫无关联的因素。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热衷于讲述父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其生活本身扑朔迷离的时候，讲述他们彼此会为对方做些什么。就这一点而言，它所带来的启示是强有力和持久的。不久之后，它还将对父女关系给出有力的阐释。（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之后，我们很快会看到电影的阐释。）^[13]当父母们与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年幼还是岁数稍大的子女一同观赏电影故事时，他们是在获得电影带来的乐趣，但同时也在学习和感受着某些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其相互之间依依亲情的本质具有关联。

6

选择的自由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对“选择的自由”这一议题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无论何时，当人们发现自己身陷麻烦之中，或身处某个需要抉择的时刻，该系列电影都会明确地表示：你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这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最为深刻的启示，是英雄之旅过程中的关键转折时刻。即便是在事情看起来糟得不能再糟，生活没有了出路的时候，

[13] 作者在这里暗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主人公蕾伊是卢克·天行者的女儿。——译者注